

日知錄集釋

冊十

卷之三

三

三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澆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

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衎請纁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

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法罪與母有  
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  
取龜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  
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  
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  
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  
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  
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  
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  
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  
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  
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  
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  
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  
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  
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  
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  
魯二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弔始於  
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  
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  
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  
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  
就書注書不為駁難小顏  
云詆訶言辭倚撫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  
非復粉澤之光潤顧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



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二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

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  
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  
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  
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  
拏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  
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  
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  
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仇身獨鬪  
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  
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  
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  
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  
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



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以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

公廢崩曠立輒則崩曠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崩曠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木岵無草木岵原注疏岵當作岵石戴土謂

之崔嵬土戴石為岵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

采芡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

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為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

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

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

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

縣士引左傳韓襄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

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

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

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

之引易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一一爻合爲  
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二章誤引  
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鼙鼓逢逢誤作鼙鼓洋洋  
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  
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  
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  
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  
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  
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

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  
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  
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  
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  
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  
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  
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  
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  
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

諡也父非諡諡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乃是曲為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為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為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原注宋自夾深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做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



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  
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  
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  
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  
二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  
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  
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

沈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

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  
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

孔父字而嘉其名

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按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

家語本姓篇曰宋濬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

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

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

孔字子甫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

原注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為字劉原父以為己名其君於

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

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

字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

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為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

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

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沈學博曰後漢

書孔融傳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畿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